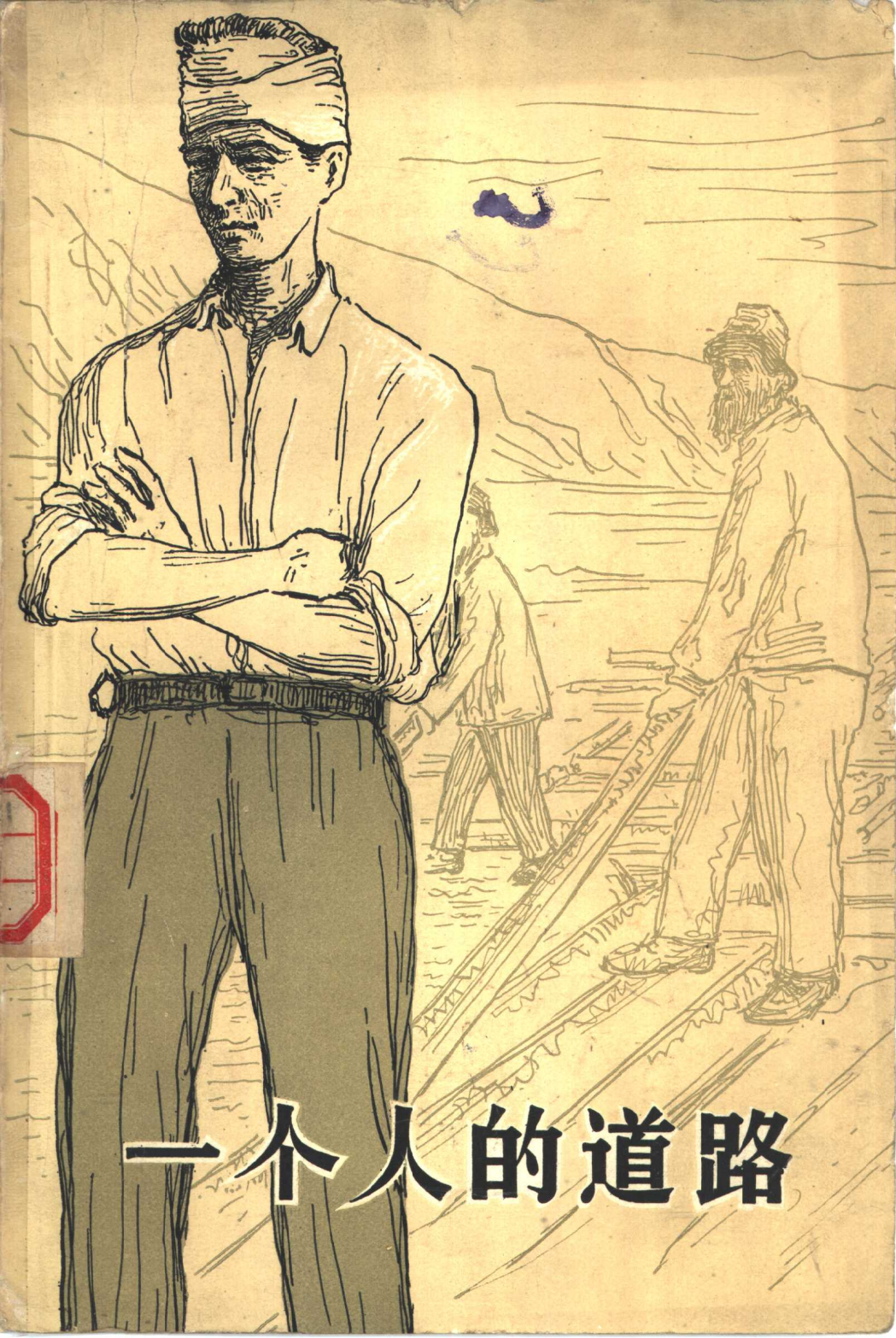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道路

一个人的道路

上册

即“一个纖維工厂工人的回忆錄”

[波蘭] 聶維尔利著

傅 韋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一个人的道路

下 册

即“一个纖維工厂工人的回忆錄”

〔波蘭〕聶維尔利著

傅 章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內 大 街 320 號)

北 京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057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号 620 字 数 430,000 开 本 850×1168 耗 $1/32$ 印 張 $19 \frac{1}{16}$ 插 頁 2

1958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8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2500 册

定 价 (6) 2.10 元

I. Newerly

PAMIATKA Z CELULOZY

据 Agnes 与 Resi Flierl 德译本 "Eines Menschen Weg"
(Verlag Volk Und Welt, Berlin, 1953) 译出。

封面設計：王榮宪

聶維爾利是波兰现代优秀的作家。“一个人的道路”是他的成功的作品，曾获得1952年波兰国家奖金一等奖。书名原为“纖維工厂回忆录”，现在是采用德译本的书名。这部小说反映了1920到1936年間波兰一小城市沃洛斯拉威克的纖維工厂工人的悲惨生活；描写了波兰无产阶级对法西斯統治怎样进行英勇無情的搏斗。主人公施澤斯尼是一个坚毅崇高的青年，在共产党领导的斗争中走过了一段艰辛曲折的道路，终于鍛炼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坚貞的革命战士——光輝的共产党员，在波兰解放后，站在建設新生活的队伍的前列。

本書第十八、十九两章初稿系丘崇仁同志所譯。在翻譯过程中，有一些波兰历史和風俗習慣的問題，并承波兰友人顧哲顧思坦夫妇 (S. i G. Kuczera) 协助。



Yakov Nerenberg

謹以此書獻給伏洛斯拉威克朱麗安·馬赫列
夫斯基纖維工廠的全体职工，并对他們对本
書作者的支持表示感謝。

伊戈尔·聶維爾利

伏洛斯拉威克——華沙

1950—1952

第一章

我是在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生在瑞古采的，确实日期我不知道……

他当时就是这样写的，委员会^①里的人都感到十分惊异。莫非这个人竟诞生了两年？还是另有什么缘故？

直到我們把他請到委员会里来，才把事实弄清楚：原来瑞古采受到战火的蹂躏，教堂連同教堂的一切文件档案尽都付之一炬。不久以后，他連出生証也沒有就随着那大字不識的父母被迫流亡出去，而在顛沛流离的生活中，往日的一切在人的記憶中自然很容易就变得模糊而混乱，加以事隔多年，又怎能断定他出生的年月呢？

这一瑣細的小事我本来不應該提起，無奈他的整篇自叙傳尽都和这第一句相同：开始时令人惊詫不解，再一追究便又完全了然，有时甚至使人有久別重逢的感觉。我們处处可以遇到才开始便又廢然丢弃的断片。他自己認為清楚的，便不加解釋，遇有不愉快的事，便像一塊糠麸面包似地随手丢弃——这就是他

^① 指波兰人民共和国在一次征集工农群众自傳作品时成立的审稿委员会。

記載的方法。他是在写一篇个人的傳記，这种写法倒也說得下去。

但是我們作为他的代表而記載他的生平时，难道也能采用这种方法嗎？在接受別人委托作一篇傳記时，遇見不了解的情况，难道我們也可以留着空白嗎？这是一篇給千百人閱讀的自叙傳；因为这个名字叫施澤斯尼（就是“幸运兒”的意思）、綽号叫畢达（苦命人）的人，恰是那些不願意或者不能把自己的生平写出来公諸于世的許多人中的一个。

依我个人的意見，我們應該在一开始便把意見統一起来，以免在下列問題上發生爭執：为什么偏偏要把施澤斯尼这个人的生平記載下来，怎样記載，記載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既不是为消遣，也不是为了純艺术——这一点是清楚的，我們已經談論得很多了。这一記載是过去时代的回忆录。是历史文献，是紀念碑……因此从事这一工作也就必須尽可能地小心謹慎，考虑周到。遇有缺少的材料，我們又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那索性就留着空白，至多仿照施澤斯尼的笔調略为修飾补綴一下。無論如何不能憑空臆造。最多只能憑自己的揣度把不衔接的地方联貫一下、把漏洞弥补弥补罢了。

这一点我很能了解，只不过——你們也知道——“人非木石”。我們說是可以这样說：对，这都是我們的建筑材料，我們只用它重新建筑起来就行了；然而，这些磚石建筑材料却也有过幸福的时刻，也有过爭吵的日子，它既受过痛苦的煎熬，也墜入过情网，参加过斗争。我們难道就那么拿起来，毫無感情地堆砌起来，只求其橫平豎直就成了么？难道能够無动于衷，对別人的感情不关痛痒嗎？如果把它当做亲身的經歷而體驗一下，我們在叙述时又怎能按照他的方式而不用自己的語气呢？我最怕的

就是这一点：如果他的口气和我的不吻合，该怎么办呢？

倘使叫他自己来叙述，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您能把这一切重新写一遍吗？”委员会劝他道，“把一切细节都写上，像您现在说的那样。”

“不能。我可不能写第二遍了。时间宝贵呀。这一份你们拿去随便怎么处置去吧。”

一点也不错，一望而知，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这种人若是听他去回忆久已逝去的童年，去挖掘那久已埋葬掉的挫折和胜利，他既没有这种闲心也没有时间。

留给我们的只是这些建筑材料：一份三十五页左右的颇为可观的手稿，纸色变黄了的印刷物和他口头补充的一些零散的活页纸。必要的时候，自然可以再找他补充一些材料，这种情况也必然免不了。就以他的童年时代为例吧。难道这不重要吗？可是我们知道的又有多少呢？

畢达本人却把他的幼稚的童年时期当作一个不愉快的题目似地撇到一边，他在那份回忆录里写着：

我的父亲是乡村里的一个木匠。他有七个孩子，两垧地和一座房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沙皇的队伍撤退的时候，把我们一直赶到明斯克。以后我们又随着别的难民群被运到伏尔加河上的新比尔斯克城。我们就在那里寄住在一家鞑靼人家里。我和我的弟弟曾有一个时期上过幼儿收容所……

以后，在谈话中他又补充了一件极重要的细节——他讲到在瑞古采住的时候床头上挂的一幅画。在画面上，蓝色的维斯杜拉河在下面流着，上面，在高耸的河岸后面，伸展着一片波浪起伏的庄稼地，一边是普洛茨克大教堂的半圆形的屋顶，另一边是高高耸起的伏洛斯拉威克礼拜堂，上面有很多张牙舞爪的怪

物，它們显然是在飞越此地时把这个塔楼占据住的。

一个卖画的游商有一次在他們家里寄宿了几个星期，这个画商除了聖画外只有这一張与宗教無关的五彩的石印画，临行时便送給了他們。他又把他們的小房子画在上面，吃过了晚飯，甚至把房子前面的一棵梨树也添上去——这位画家的手笔并不高明，但是一切免費贈送，因为这位寄宿客人对于他家的招待感到十分滿意。

在这个伏洛斯拉威克和普洛茨克教堂包圍的小天地中，在这个忍气吞声地忍受着貧困的家庭中，施澤斯尼在子女中排行第三，然而若只算活着的，他却是老大。也許是他的名字起了作用吧，他們叫他作“施澤斯尼”——幸运兒！

俄国皇帝和普魯士皇帝宣战后，瑞古采的人們对哪一方面也不偏袒。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說，“他們尽可以兜个圈子把我的两垧地繞过去。”

然而他們並沒有繞圈子。

掩护撤退的哥薩克軍隊在瑞古采放了一天火，又把瑞古采的居民連同他們那点家当——所有他們来得及扔到馬車上的东西——赶上通往华沙的普洛茨克大道，以后又从华沙繼續走下去。母亲在最后一秒鐘还跑回屋子一趟，为了要搶救一張聖画。然而这时大火已經燒到身边来了，她只能把这張俗画搶救出来。

于是這張画着維斯杜拉河、麦田和古老的教堂的画便一直挂在这一家人的床头上；不管是在明斯克，还是在新比尔斯克，在波尔塔瓦，还是在基輔，甚至最后在那輛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把他們运回故乡的貨車上，這張画也一直沒和他們分手。

这么一張画，看起来这似乎是件無關紧要的細節；然而追忆一下还是值得的。

当他們潦倒在异乡的时候，当他們感到飢餓煎熬、举目無亲的时刻，誰敢說他們这时不把這張画紧紧按在心头呢？

也許孩子們还翘起小手指来，指着這張画問道：“那是什么呀？”

“那是一棵梨树。我們花园里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梨树。”

年紀小的弟妹們是不会記起这些事了，但是施澤斯尼的脑子里可深深地留着这个印象：他們在瑞古采有自己的房子，有牛和一所花园。

“媽媽，两垧地是很多嗎？”

“對我們說是很多了。”

“也許我們的地比两垧还多吧？也許除了这两垧以外还有一小塊地吧！”

“哎，那小塊地誰还去量啊……”

这种事一定有过，虽然畢达并沒說過，一定是这种情形：随着年齡的增长，两垧地在他們的心目中也逐漸扩大，石版画上印着的波兰的画圖也漲大，他們对故乡瑞古采小房子的眷恋也一天比一天殷切。

畢达在委员会里也提到过他們在新比尔斯克寄住的那家韃靼人。似乎是韃靼人也欣賞过这幅画；他們一定告訴过他，馬索文的塔楼盖得多么高，比喀山清真寺的高尖塔还要高；也一定說過，波兰是多么美丽，多么富庶！

“我的父亲跟他相处得很好。他的名字叫阿合麦德·貝克·梅赫曼达洛夫。我至今清清楚楚記得这个人……天一亮他就拿起他的口袋，挨門沿戶地串，一边喊着，‘买破烂啊；旧东西我

买！’什么地方有門路，他就在那里等着，等到他看見从一扇窗子里遞过一双鞋或者一条旧褲子来，有人向他喊：‘站住，公爷，这件东西你給多少錢？’（那时候所有的韃靼人都被人称作‘公爷’。）这时候他却又揪着自己的鬍鬚开始往前走了。就靠着这么买卖旧貨，他竟賺出来一所小房子和三个老婆……”

講到这里我們必須稍微停留一会，因为从施澤斯尼的自傳里無可置辯地可以看出，新比尔斯克的这一段經歷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正是在这一个时期，別人开始管他叫“畢达”——“苦命人”。

且說我們談到的这所單層的木头房子是貝克·梅赫曼达洛夫托阿拉^①的庇祐在山崖上盖起来的，这地方沒有別的人敢盖房子，因为地面每年都要崩陷，房子正处于“老花冠”的最外的邊緣上。

这一地区坐落在一座峻山的峭坡上，这座山俯瞰着城区和伏尔加河。

城并不大，也不算小——就是那么一座中等的俄罗斯城市，城市的建筑人與其說是商人不如說是貴族階級。因此这里的市場和破落的教堂也比伏尔加河左岸別的县城来得簡陋；然而作为地主們避寒胜地的新比尔斯克却有一座更为华丽的戏院，一座音乐学院和更多的青年人，因为这里有几个中等学校和一个士官团。

坐落在高山上的市区叫“老花冠”，因为山峰被許多花园环绕起来，宛若一个花圈。商人高魯勃佐夫的一座黄色的別墅就在这里。商人和高尔察克將軍一起逃走以后，邻居們就把篱笆彼

① 回教的教主。

此分掉了，而且逐漸侵占到別墅的跟前。然而這時苔瑞薩夫人受了人民教育委員會的委托來到這裡；他懸起來一塊用兩種文字寫的招牌：“波蘭兒童之家”——同樣用俄文寫着：POLSKI DIETSKI DOM。

窗戶朝着那向宰古羅夫斯克區白堊土叢山中汹涌流去的伏爾加河开着。夏天，人們看到河岸是黃色、平坦的，只是這裡那里被几塊樹林的陰影遮蓋住。但是一到春天——那令人如醉如癡的伏爾加河的春天只逗留一個星期便像酒後微醉般地悄然逝去——，那時人們便只能看到奔騰澎湃的巨流。伏爾加河這時漲到二十五公里寬，帶着隆隆的巨響推動着黃色的浮冰，水面上飄浮着淡綠色的冰山、茅草房和樹木。看起來仿佛巨流隨時都能把山峰沖塌。隨時都會把這座城市像一個草木叢雜的河中小島似的、連同它那教堂的鐘樓，搖搖擺擺地沖向里海，沖向波斯。每年一到這個季節，人們便成群結隊地站在老花冠的邊緣上，一語不發地凝視着下面，看着那美麗而凶險的河流，一望便是幾個鐘頭。

革命的年代，內戰的年代便也這樣汹涌地流去了。城市從一個人手里落到另一個人手里。一會是沙皇，一會是臨時政府，以後又來了“紅黨”和“白黨”，卡佩兒、海達和夏伯陽——這裡的人誰以前又聽說過這些名字呢？一次列寧在莫斯科被人暗刺，受了兩處傷，於是“紅黨”們像瘋狂般地在白天便渡過了伏爾加河，重新占領了新比爾斯克，並且拍出一個電報：“為了你的一處傷，伊里奇，接受你在這裡誕生的這座城市吧，為了另外一處，我們應許給你薩馬拉！”

舊制度的枷鎖崩壞了。四周到處是混亂、崩潰——於是流行這樣一首新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罪

人，”

飢饉統治着城市，严寒，就像那只街头小調“小苹果，我看你往那里滚？”那么可怕而又討厭！

在那土黄色的別墅的窗前振奋起来的俄罗斯世界团团旋轉，就好像冰塊在漩渦里旋轉一般。一群波兰孩子眷恋地望着河岸：我們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华沙去，再回謝德采、古特諾或者瑞古采去呀？

这里面也有两个瑞古采的孩子：施澤斯尼和瓦魯斯。苔瑞薩夫人自然也發現了他們。

苔瑞薩夫人一搬过来，邻居們立刻告訴她，在这一市区居住并不坏，安靜，不拥挤，孩子們可以在下面河滩上、小港里玩耍，或者到別的地方跑跑，并没有什么危險，只是不要到山上梅赫曼达洛夫家里去。那个地方藏着一群隄鞑人，是上天降的灾禍，而且还有一个强盜头子率領他們——一个波兰人，对不起……

苔瑞薩夫人自然还是跑上去了，她这样做还真对，因为她再迟来一分鐘，就誤了事。

木匠正躺着發高烧，一只手發着炎。他的妻子，一个消瘦、体格高大的女人，面帶飢容，告訴她說，他是在工作中把手弄伤的。好容易才找到个工作——这年头誰还兴工啊——偏偏他又把手弄伤了！——有沒有波兰委员会的太太們到这兒来过呀？沒有嗎？——这兒从来就沒来过什么太太。她的丈夫夏天曾經到工程师茲基托威茨基那里去过，也去找过魏奧雷克医生，从这家跑到那家，可是一点結果也沒有。也許別的人能找到个門路，可是他呀，他就是木匠活还多少懂一点，除此以外，他就跟那小亥尔齐亚一样，人家拉着手才会迈步呢……

两岁的小亥尔齐亚从母亲的裙子縫里偷偷地向外看，另外

一个大一点的卡赫娜紧紧贴着母亲的另外一条腿，脸色苍白的瓦鲁斯在爐子旁边傻笑，大概有八岁左右的魏龙嘉正跪着擦地板，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傳說中的强盗头——鈎鼻子、脸色黝黑、沉郁，头上裹着布条，正站在院子里窗戶前面。

“孩子們上学嗎？”

“哎呀，亲爱的太太，”母亲只是嘆了口气。

过了一会，想起了不識字的痛苦，她才透露說：当他們初到此地时——那还是沙皇时代——他們曾經把最大的孩子送到学校去，甚至还交给先生半个卢布。可是施澤斯尼只上了一天学。因为孩子們玩球时不偏不倚正好把先生的一塊窗玻璃打穿了。孩子們当然一哄逃到教室里去，施澤斯尼却一点也不着慌。为什么要着慌呢？窗戶本来也不是他打的啊！他最后一个走进教室，而教师却把罪名安在他头上，吩咐他把屁股撅起来。施澤斯尼照着先生的話做了，可是在挨过打以后，他表白道，整个学校都得給他舐舐……說着就从窗戶跳出去了。这就是他上学的全部历史，那半个卢布自然也要不回来了。

“这么一說他現在沒念書——只是游蕩嗎？”

“您这位太太可別这么說話！他是个好孩子，他替做父母的操了不少心。要是沒有这孩子，我簡直不知道……就拿眼前的事說，就靠着他弄来的櫻桃酱救了一家子……”

苔瑞薩夫人从木匠老婆下面的一番話里得知櫻桃酱一事的原委。这些果酱装在很整齐的鉄皮罐头里沉在伏尔加河底，离岸不远的地方。在白衛軍逃跑以前，他們把駁船鑿沉了。駁船上滿装着女皇送給高加索前綫的慰劳品。水峰剛一落，施澤斯尼便和几个韃靼小鬼潛到水底沉船里面往上撈果酱罐头。差不多都是櫻桃酱。这些果酱可以拿到河堤上出卖，也可以喂飽自

己的肚子。然而你瞧哇，这件事不久也行不通了。因为波修萊克的孩子們也听到了風声，便把潜水打撈的事霸占住了。他們不准別人沾手。施澤斯尼带着梅赫曼达洛夫一家子跟他們干了一場，可是寡不敌众，他打敗了。他們打破了他的头，賽迭克和馬哈穆也头破血流，馬姆伊被人家俘虏过去，要两箱果酱做为贖金。

“梅赫曼达洛夫怎么不出头啊？”苔瑞薩夫人忿忿地問道：“我知道，你的先生正病着。可是梅赫曼达諾夫呢？他怎么能讓自己的孩子受这个委屈啊？”

“咳，这个人連自己的兒子有多少都数不清。从白党走了以后，梅赫曼达諾夫簡直一点也不中用了。他老耄了，在他一群孩子里晕头轉向，他連听哪个老婆的話也弄不清楚了。”

苔瑞薩这次訪問以后不是一个人回去的，他把瓦魯斯带走了。过了两个礼拜，施澤斯尼也进了兒童之家。

瓦魯斯不久就習慣了教养所的生活。他是一个乖巧的孩子，招人喜爱。可是施澤斯尼一到了那里就得了个强盜的綽号。他又粗野又专橫，脾气一發便不可收拾，眼睛里任什么人也沒有，什么也不怕。只有在那用亚麻籽敷剂救了他父亲一命的矮小的苔瑞薩夫人面前他还有所敬畏，因为他父亲的病連軍医都說沒有指望了；苔瑞薩夫人的兒子尤瑞克比施澤斯尼略长两岁，和他成了朋友——可是这是后話，暫且不提。

兒童之家对孩子們的教育还不算坏。沒有出过偷窃、斗毆的事。到了上宗教課的鐘点，我們便到一个牧师那里去，因为他不能到我們这里来。教我們波兰文的是一个少尉阶级的战俘，因此課堂里也有部队的气氛。然而對我們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位女領導者，她是一个异常正直的人，她相信，在颠沛流离之后，一个新生的、公正的波兰正在等待着我們。实际上不只她一个人，全体侨民都抱着这